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接見上海工人革命 造反总司令部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地点：政协礼堂三楼休息室

参加人员：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代表团共20人

时间：1966年12月6日晚10:30~7日凌晨1:15

代表：我們这次到京有四点任务：1.反映上海情况；2.对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十二点指示提出我們的看法；3.动员由于11.9事件来北京的同志回上海；4.听听中央对上海运动，尤其是工人运动的最新指示。学生运动同工人运动相結合了，有很多院校的同学下工厂去了。……（略）

张春桥：好啊！

代表：总部开始精简准备在下次大会后抓基层到工厂去，总部的权力要下放到基层，下面設了分区联络站，准备精简人员，造反人员有了60多万，在北京的上海工人有400多人。张春桥：最多时在京有1000多人，总部的权力要下放到基层这样做很好，总部要精简人员，下次会要开好。

代表：关于生产情况，我厂（保温瓶二厂）提前一天完成11月份全月计划。其它厂也是这样，新新机器厂11月份任务超额完成（把新新机器厂的喜报交给张春桥）。

姚文元：你們把宣传資料給我們一些，我們帮助你們宣传，你們也印，来解謠，做些宣传工作，搞些快报！

张春桥：国棉十七厂情况如何？他們打了几个电报叫我回去檢查。

代表（国棉十七厂）：国棉十七厂关于烧材料封材料問題……厂里成立了赤卫队，游行时大叫要“造张春桥的反”，“抗議张春桥在上海执行的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七厂派了十七个赤卫队代表到了北京，“还讲总理已经接見了他們”。

张春桥：这个我知道。总理单独接見这是不可能的，那是前二天的接見大会，不是单独接見。游行我不知道。他們連打了三次电报叫我回去檢查，否則一切后果由我负责。

姚文元（插话）：有一篇文章“論造反者”写了我的名字，这篇文章是假的。还有“論左派”用林彪同志的名字。陈伯达同志“答誓死卫东战斗队”这些都是假的，你們要解謠，搞些传单到街上去貼，打破他們的謠言。

代表：……再提一个問題，工作队到底要不要？

姚文元：工作队撤了沒有。

代表：撤是撤了，还說要解散，这里面有鬼。

张春桥：这个問題我們不清楚了，他們是怎么搞的，他們所有的工作队都撤了嗎？

代表：已经撤了但工人們要求批判以后再撤！

张春桥：这不要紧，要檢討。还可以叫他回去。

代表：你走后他們就成立了赤卫队。

张春桥：我是25日中午走的。

代表：他們25日下午就筹备起来。还提出了这样的三个观点：

- 1.要罢张春桥的官；2.收回“双五条”，宣布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反革命組織；3.炮轰上海市委。

張春桥：赤卫队有多少人？

代表：大約有40万人，但絕大多數是他們用行政手段拉來的。里面有黑六类及当权派，曹获秋、楊士法同意了他們五點要求，在上面簽了字（把簽字单子交給張春桥），但有一點曹获秋不敢同意。

張春桥：赤卫队脱产的有多少人？

代表：××厂脱产的人很多，他們厂有40多人到京住在左家庄。

張春桥：他們（赤卫队）來了，怎么沒有找我？

代表：他們來是找總理告你的。

姚文元：來告？！我們也不怕！

（代表又反映了不少單位對抗中央指示私自焚毀，轉移，拒交黑材料的狀況。）

張春桥：呵！他們轉到那裏去了，應該找回來，（並對另一代表說）：你的材料我已交給了夏明芳，叫他核實立即處理。

代表：當前運動可能有大反復，中央文革處境也很為難。

張春桥：（笑）不要估計得太高，你們不要替我們擔心。

姚文元：不要把問題看得太嚴重。

（學生代表介紹中國紅旗軍情況，提到哈爾濱紅旗軍頭頭是全國勞模蘇廣銘）。

張春桥：現在他們都找勞模做領袖，這是一個特點。

姚文元：對！你們要做工作，要他們不要參加。

學生代表：他們（紅旗軍）說要挖掉毛主席身邊的定時炸彈。

張春桥：有林彪同志，還不能保衛毛主席！

姚文元：他們就是要攻擊林彪同志。

（一代表講到軍報記者要同我們座談時）。

姚文元：是軍報記者，你們可以向他們匯報。

代表：工廠工人不能組織自己的革命組織是否有這回事？

張春桥：以前有指示，現在突破了。

代表：我們用總司令部的名字好不好？

張春桥：我們國家是武裝鬥爭起家的，大家喜歡用這種名字，名稱沒什麼關係

姚文元：協會形式怎麼樣？

代表：不能，群眾對這個名字（指司令部）有感情了，改了群眾有意見。（關於十二條指示）

代表：我們覺得中央文革十二條對工人運動的地位提得不高，形勢分析得不夠，生產問題束縛在時間安排上……

張春桥：我們找了首都工人座談，八小時生產要保證，每週一次生產討論要保證，其他由工人自己安排。

代表：我們認為在按質按量完成生產任務的前提下，抽些時間開大會搞文化革命是符合抓革命、促生產的，我們工人是最懂得生產的。現在一些廠領導人自己不好好勞動，却老是用抓革命、促生產來教訓工人。

學生代表：工人同志要求長日班用六至七小時完成當天生產定額，剩下的時間搞文化革命（又介紹了三個廠實行六小時工作制，同樣完成生產任務，而將文化革命時間增多的情況）。

張春桥：這是試驗，普遍鋪開就不行，這樣可以的，連續生產有困難。十二條要大修改，根本不是正式文件，我們想寫得簡單一些，越寫得具體越難，越沒法兒寫，我們準備寫那麼八、

九、十条，一般性的，是常識，为各派意見所能接受，例如，放手让群众闹革命呀！保证质量呀！等等，最近我們把精力都放在这方面上了。

姚文元：这也是試行。（指新的八、九、十条）

張春桥：让全国工人提意見，討論，中央过早作法定不好。

代表：对于这十二条，工人說沒有象十六条那样来切。

張春桥：問題解决还要靠时间，靠群众运动本身。

姚文元：問題解决不是靠訂几条条文。

学生代表：我們也写了对工人运动的十二点看法，工人看了以后，觉得比中央文革的十二条来得来切。

張春桥：你們帶了沒有，給我們几份（学生代表送上了几份）。

姚文元：我們希望中央下次写文件时把我們的意見加进去。

張春桥：你們对十二条不滿意，反对的人可多啦！有人讲：这一革命，那一革命，太多了，我們要各方面都听。

姚文元：你們是从革命方面考虑的。

張春桥：两种思潮随时反映在对党的……（方針、政策）上，这个問題要从实践中解决，从群众中解决，我們写得简单些，思想問題从社論中解决，关于二篇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論，有些地方提法要修改，要根据运动的特点准备再詳細的写社論，当前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非常重要，也是很必要的。

姚文元：这是运动的必然趋势。

張春桥：农民运动还没有起来，不过开始冒头了，他們的問題复杂，阶级关系复杂，对农村連这样的十二条也拿不出来，他們不是八小时問題，而是季节問題，这真是吃飯問題，季节一过，一年完了。

代表：我們欢迎学生有组织，有计划下到工厂，既劳动，又帮助我們总结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經驗，現在学生下厂阻力很大，上海市委不支持，学生要月票也不給。

張春桥：他們就是怕，怕学生下厂。

姚文元：这个問題靠革命解决，我們提倡进宿舍。

張春桥：你們有一个点子，他們必然也有一个点子，你讲完成生产任务，他們把定额提高，不这样，就不搞文化大革命了。

姚文元：不要从紙上的条文来规定，这些問題都說明了一个問題，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

張春桥：有两种情况，有的是好人，有的不是这样，一种坏人要破坏，有些工人，老师傅，由于旧的习惯势力，这种势力相当大，这些人更难办，这种人打不得罵不得，要做政治思想工作，目前有个傾向，很多劳动模范都給他們拉过去了，他們不但在单位内有影响，而且社会上有影响，我們要政治思想工作。

姚文元：包括赤卫队中的絕大多數。

張春桥：中央不会把文化大革命停下来，主席也是这样，决心下定了，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进行到底，全国七亿人口都要革命化，当然还有分期、分批的問題，一个城市不能分期分批，有些地方革命形势很好，象上海可以全面铺开，有的就不行，需要作很艰苦工作，象中小城市，三线建設等問題。

現在大家都用“紅”字，情况很复杂，有的人利用文化大革命搞复辟活动，也有些人抓着生产来进攻，当然我們也不怕囉！同志們对于抓革命、促生产理解很好，在这样大的革命

运动中会出现各种问题，这是难免的，但是作为领导应尽量避免还是以革命来推动生产，今天争论是围绕革命问题，是要不要革命，敢不敢革命的问题，无论如何要下定决心把革命搞好，这是根本的事情，革命搞不好，生产怎么能搞好呢？生产搞得再好，国家就要变颜色。现在我跟你们这个司令部有共同的利益了，我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多人打电报要我回去作检查，当然我並不怕，也不怪你们，几时有必要我去上海开一个十万人大会大家辩论。但作法上要有策略，要争取多数，对待不同观点的人，要做艰苦的工作不能仇视，因为这里面有很大一部份是不明真相的，他们同样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赤卫队中间大多数也是这样。

姚文元：都是阶级兄弟！

張春桥：有些老工人，薪水一高，有个不好，思想上容易出修正主义，怕丢饭碗，怕报复，自己有家小，就有包袱，有顾虑，年青人没有这种顾虑，我们对这一些人也要做艰苦的工作，这样就形成多数，现在发现有的同志提口号不策略，在少数时，我们提口号要考虑多数，对他们要一步步来，饭要一口口吃，允许他们观察，要允许别人有提高过程，红革会提的口号（指解放日报社问题）不利于团结大多数，一切工作舆论在先，这些工作我们很需要注意，这是普遍性问题，否则要引起群众对立，我认为群众斗群众，有些问题是我們有錯，被人抓了把柄，当然根子归在领导，如果没有人挑动，群众是斗不起来的，领导同志要用一点脑子冷静地想一下。

姚文元：我接触了一些青年人在八月份只谈闊，只有三个月，现在遇到问题他们头脑冷静得多了，这是一个飞跃，将来还会有更大的飞跃，现在还是高潮（中）的第一个高潮！

張春桥：近来我收到控诉我的、骂我的特别多，你们的情况听得很少，我希望能听到你们的情况，另外希望你们把厂里造反队中革命好、生产好、团结好的典型总结一下，要确实的消息，不夸张寄给我们一些，第一我很关心，希望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再则，好一些的，我还要给中央首长看看也可以在北京宣传。

張春桥同志說：現在中央想（在談到成立駐京聯絡站時）儘可能把聯絡站縮小。

代表：我們想工人、學生一塊兒組織起來，成立聯絡站。

張春桥：你們商量，你們自己商量，自己決定，還有打人的問題，你們觀察一下究竟誰在那里挑动打人，了解得具体一些。

代表：這很明显，头子是張琪，是（上海）总工会主席。

姚文元：我們的头脑要复杂一些，有公开的，有秘密的。

張春桥：有人是公开指挥的，有没有地下司令部呢？对于这些事情我们要尽量减少冲突，遇到这种情况下，提什么口号作什么宣传，要有准备，现在有人要炮打中央文革，要解散中央文革，北京的学生，工人听了很气愤，准备上街游行，我们提了一个建议，不要上街，一上街造成冲突怎么办？！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向他们提过建议，这次我们建议还是写些标语贴贴。

（有人提出二十日以后，学生要回原学校，可是学生下厂了怎么办）

張春桥：你們（指學生中少數有必要留下繼續搞的）就不要回去嘛，可以繼續搞，愿意回的就回，可不就是一張車票問題，那好解決，一般串連的應回原單位。

又問：現在有的學生提出要轉入斗、批、改，是不是中央的意思？

張春桥：不是，看来春节以前转不了，要转也是春节以后的事，你们可以先到工厂，农村搞一段时间，取得了发言权，才能很好斗、批、改。

散会时，同志們在外面排队，姚文元同志意味深長地說：工廠的文化大革命很重要，工廠的文化大革命对挖掉修正主义根子起很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工业交通部以前薄一波下来的那一套修正主义的东西要肃清其影响！

（此材料未经本人审阅，如有出入由整理者负责）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代表团整理

1966年12月12日